

维多利亚时代艺术,粤博绽放

2023年4月28日,“绽放: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展览在广东省博物馆三楼专题厅正式开幕。记者从现场获悉,此次展览规模盛大、展品种类丰富,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艺术在中国的首次集中亮相,不仅向公众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绘画的发展盛况,更浓缩体现了19世纪异彩纷呈的欧洲艺术。展览将开放至8月20日。

广东省博物馆方面介绍,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正值英国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社会的繁荣滋养了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各种艺术思潮缤纷涌现。诸如在绘画中巧妙表现光和色的浪漫主义风景画大师威廉·透纳,掀起一股时代新风的“拉斐尔前派兄弟会”以及使英国美术开始具备精雅气质的古典主义绘画实践等,艺术家们的创新探索和杰出成就为英国在世界艺术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在服饰领域,维多利亚女王的穿扮风尚始终是英国中上层阶级女性的恒定标杆,朴素典雅的裙装、哀悼首饰和考古珠宝等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审美态度和生活风尚的变迁。同时,在贸易全球化的影响下,频繁的贸易往来塑造了无数融贯东西特色的艺术品,它们为维多利亚时代艺术风华润彩融光,生动述说着中英两国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千年商都”的广州和相隔万里的港口城市利物浦,都是当时世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此次展览以英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下属的沃克美术馆、苏德雷博物馆、利华夫人美术馆和世界文明馆精选近100件珍贵展品为依托,并联合省博物馆和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外销精品及中国丝绸博物馆甄选藏品,展出油画、水彩画、雕塑、服饰、珠宝和瓷器等多项品类,通过“城事乡思”“匠星璀璨”“艺彩纷呈”“融贯东西”四个章节,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绝妙多样、开放共融的杰出艺术成就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艺术魅力。

部分展品



■约瑟夫·玛罗德·威廉·透纳《沉船浮标》



■弗雷德里克·莱顿《与蟒搏斗的勇士》,潘玮倩摄于粤博。

《沉船浮标》

约瑟夫·玛罗德·威廉·透纳,布面油画,英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苏德雷博物馆。

《沉船浮标》最初创作于1807年左右,42年后,已经74岁的威廉·透纳耗费6天心血将其重新完成,并在皇家美术学院展出。《艺术期刊》称其为“透纳晚期最好的作品”。

透纳的许多画作,都表现了航海灾难和暴风雨场景,《沉船浮标》展现了他对海洋的热爱,以及对海洋力量的认知。

作为透纳的超级仰慕者,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将此画作描述为“在他高贵的手忘记其灵巧之前所画的最后一幅油画”。



■爱德华·约翰·波因特《忠诚至死不渝》

《忠诚至死不渝》

爱德华·约翰·波因特,1865年,布面油画,英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沃克美术馆。

波因特是维多利亚时代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创作了大量的历史宗教题材画作以及世俗风格作品。他的油画着意于唯美情调,在题材上多取材于希腊神话,迎合了世俗审美。

这幅作品描绘了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摧毁庞贝城的场景。前景的地面上散落着硬币和其他贵重物品,背景是人们试图从废墟中逃生并抢救财物。在这样的慌乱当中,一位罗马士兵尽管眼神充满恐惧,却依然坚定地站在他的岗位上。

这个主题取自爱德华·布尔沃·利顿于1834年创作的著名历史小说《庞贝城的末日》,书中这一事件的灵感来自于庞贝城挖掘中发现的一具罗马士兵骨架。

这幅画是波因特最著名的作品,被其他画家多次复刻。它所传达的对职责的绝对奉献精神,让它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最著名和最令人钦佩的绘画之一。

《与蟒搏斗的勇士》

弗雷德里克·莱顿,青铜,原版1877年,缩小版1910年,英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沃克美术馆。

莱顿的主要身份是画家,这是莱顿仅有的两件雕塑作品之一。

雕塑传递了一种在瞬间保持平衡的爆发式能量感。在与巨蟒搏斗时,勇士的肌肉和筋骨展现了他强大的力量。这座雕塑从象征性的层面上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

这是莱顿1877年创作的真人大小的铜像的缩小版,标志着英国雕塑发展的一次革命。与当代青铜作品中那种流畅、笼统的人体形象不同,莱顿用自然主义的手法细致地塑造了他的运动员铜像。

年华·花样——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文物纹饰专题展



■秦 米字纹陶罐(残片)

■南越国“万岁”文字瓦当



■南越国 熊饰空心砖踏跺

“年华·花样——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文物纹饰专题展”于2023年4月26日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陈列楼二楼临展厅展出。记者从现场获悉,本次展览是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资料整理成果系列展览之一,首次集中展示了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器物代表性纹饰及其演变的历史脉络。南越王博物院方面介绍,展览展出文物200多件(套),展示了不同时期岭南纹饰的形式风格和装饰手法,揭示了岭南社会独特的生活习俗和审美情愫,阐释岭南纹样艺术的发展演变,见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南越国宫署遗址是西汉南越国、五代南汉国的都城王宫核心,也是秦统一岭南以来历代地方行政官署所在地。作为广州老城中心,宫署遗址堆积深厚,出土遗物丰富,反映的社会历史涉及方方面面。本次展览首次集中选取与纹饰相关的出土文物,按照时间线索,通过“印纹悠古”“花叶婆娑”“盛世雕饰”“百花齐放”“花花世界”五个部分,展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纹饰艺术特征及其反映的社会历史文化。

先秦时期,岭南百越聚居,创造出诸如方格纹、菱形纹、水波纹、曲折纹、云雷纹、米字纹等几何印纹,并广泛流行于当时的本地陶器上,反映出浓厚的古越族文化特色。及至秦汉,岭南始开郡县,中原文化广泛融入,集中体现在当时的政治中心——南越王宫的营建上,如大量使用“万岁”文字瓦当、菱形纹铺地砖等。

三国至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经由海路传入岭南。佛教的盛行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和大众审美,象征佛教的莲花纹饰开始大量在建筑、瓷器等领域出现,一直延续到隋唐及南汉,影响可谓深远。唐至南汉国力强盛,岭南社会相对安

定,纹饰趋于繁复,出现以花鸟纹、蝴蝶牡丹纹、双凤神兽纹等为代表的南汉宫廷建筑纹饰,彰显岭南盛唐遗风。

唐宋市舶初开,各地瓷器在广州集散,带动本地陶瓷业发展,陶瓷纹饰工艺百花齐放,刻划、戳印、模印、彩绘等工艺大放异彩。受宋以来重视文治影响,求真务实、崇尚自然成为时代潮流,形成了总体清新秀丽、雅俗共赏的装饰纹样面貌。

元明清时期,商业和手工业长足发展,城市经济崛起,社会呈现出多样化和世俗化的特点,流行各类以吉祥语、谐音吉祥图案等为内容的吉祥纹饰,此外,包罗万象的纹饰内容也反映出广州商贸繁荣、百业兴盛的社会图景。

纹饰储存着历史的信息,见证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本次展览在展示不同纹饰之余,通过追溯该纹饰的起源、流行地区,展现不同区域文化交流、传播的过程。

南越国宫署遗址中装饰于踏跺上的熊饰,可以追溯到上古熊的传说,及战国楚地的熊崇拜文化。汉代吸收楚文化,多以熊饰用于诸侯器物中,如河北保定、河南永城、江苏盱眙、山东洛庄等汉代诸侯王级别的高等级墓葬中,均出土有团熊纹饰。这类团熊纹饰同样也出现在南越国内,宫署遗址的熊饰踏跺、南越文王墓的鎏金熊形铜节约,纹饰造型推测与中原的源于同一范本,也反映了汉文化、楚文化等多元文化在本地扎根。除熊饰以外,包括菱形纹、文字瓦当、云气纹等装饰纹饰的借鉴融合,是多元文化交融发展的其中一例,折射出的是这一时期岭南文明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供图,除署名外)